

我們沒法改變過去，但是我們可以重新定義過去，而且現代社會委實給予我們太多似是而非的迷思，有待我們去拆解破除，紀錄劇場可以提供一條門徑……

大約在二零零三年，我首次聽聞「紀錄劇場」(Documentary Theatre) 這詞語。那一年我香港演藝學院的同學周偉強去了一趟紐約，他回來雀躍地跟我談起一個紀錄劇場演出*The Laramie Project* (二零一三年我曾翻譯及導演了此劇，以讀劇形式呈現，譯名是《同志少年虐殺事件》)。Laramie 是美國懷俄明州一個小鎮，平日不見經傳，甚至美國人自己或許也未聽過有這個地方，不過一九九八年有一天，它忽然轟動全美，因為一位年輕同性戀大學生被虐打至遍體鱗傷，並且被綁在牧場圍欄遺棄荒野，最終送院搶救不治。身在紐約的戲劇家 Moisés Kaufman 與他劇團成員數度前往該地，做了二百多個訪問。這五百多小時的訪問濃縮成一齣兩個多小時的紀錄劇場作品，結果上演不久即移師紐約百老匯劇場。它既不是娛樂大眾的音樂劇，又不是中產情調的喜鬧劇，故事情節又沒有荷李活電影式渲染色情暴力，卻一樣轟動美國劇壇，連演多時，榮獲當年多個戲劇獎項。

我未能抽身前往紐約，唯有向周偉強借了英文劇本閱讀，還慶幸後來該劇拍了電影，香港雖無正式上演，卻有附上中文字幕的DVD發售，某天逛街居然讓我碰上它，立即買來親睹為快。看完後，恍然明白周偉強現場欣賞後的震撼。《同志少年虐殺事件》全劇是一個接一個的訪問，沒有重構故事場景，更不會把那位少年被殺的場面血腥重現，一切都是真實人物的真實說話。可是其戲劇性卻沒有減弱，未看該劇前，我完全沒聽過這件事，看完後不

但知道整件事來龍去脈，更可了解受害者與加害者身邊的人，甚至整個社區的感受看法。一般荷李活電影重組案情式敘事手法，往往只能提供單一視點，只能讓我們同情受害者或明白多一點加害者的動機，效果遠不如《同》劇如此多角度探討社會現實。那一刻，我驀然醒悟，原來有這樣一種發人深省的劇場方式，名叫紀錄劇場。

那一年自己從事了劇場一段時間，無論是作為觀眾，還是自己創作，都感到頗為懨懨，好像我們的劇場與我身處的世界沾不上邊兒，即使有一些以時事為題材的作品，往往僅止於嬉笑怒罵，大家消消氣便罷，甚少看到如《同》劇般由一個社會事件引發，嚴肅認真探討背後的人情世態，又兼顧戲劇性的舞台作品。於是我決定模仿《同》劇的創作方式，找了好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以一九九七年秀茂坪童黨燒屍案為目標，進行一次本地紀錄劇場的嘗試。只怪我當時太天真，小覷了這種以訪問開始的創作方式，那兩年暑假斷斷續續地進行，結果也不得要領，無疾而終。

二零零七年難得有機會讓我到倫敦進修，二零零八年暑假又獲獎學金到紐約考察，英美兩地早已發展紀錄劇場，我當然把握機會狼吞虎嚥相關的資料文獻，任何這類演出，無論是現場製作，還是圖書館的錄影收藏也毫不放過，更加盡可能走訪兩地從事這方面創作的藝術家，包括《同》劇的作者及導演 Moisés Kaufman。回港後一直找尋機會再續未了